

至於窮兵黷武而滅無為之治也後世之人不省厥旨乃以清談縱誕為奇其蒞政或偏於姑息而不明賞罰或放於怠惰而不務勤恪或病於疎鹵而不究精微或恃高才而驕傲忽略其弊不一至大敗於晉朝君臣之間淪及後來有臨兵而講老子道德經者至是老子之道為之受汙使能深識老氏之道者果如是乎陶弘景遭逢亂世棲逸山林其觀朝政之弊有詩曰夷甫任散誕早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時梁武以釋學治天下朝臣亦競談玄理為政乖繆武備不修漸至覆亡其國故弘景之詩及之弘景學老氏之學者也後世學老氏之學而立人之朝者可不深味其旨哉

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四

歷世真像體道通鑑卷之二十五

淡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王遠知

道士瑯琊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駕部郎中其母因夢靈鳳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也年七歲日覽萬言博總羣書心冥至道年十五入華陽事陶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從宗道先生城矜傳諸秘訣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賞資送還茅山先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靖室以居研味玄秘陳宣帝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吾將遊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即隨出上東嶺至山半忽思未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十餘步迴望神人化為鶴飛去隋晉王廣鎮揚州王子相柳顧言相續奉請先生既至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歸之少選復舊王踐祚勅崔鳳舉諮逐帝親執弟子禮勅江都起玉清玄壇以處之仍令代王越師馬唐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秦王與房玄齡微服

就謁先生迎謂曰此中有聖人秦王請以實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秦王詣先生受三洞法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辭歸山至太宗貞觀九年勅潤州於茅山置太平觀并度七人降靈書曰朕昔在藩朝早獲聞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先生浩氣虛懷語然一致涵煦如鏡應物無私時有寶德玄先經揚州邊司命使者言其有重祿以九九之數當終命德玄求哀使者言具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與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為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為法主又知已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傷一童子唇不得白日昇天著少室仙伯將行有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時年一百二十一歲潘師正給道邈同得秘訣為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其餘各樓洞府終身無晉高

宗調露二年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玄先生乃勅置太平觀度道四十九人天后嗣聖初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真先生明皇天寶中勅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迹焉一云先生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叱先生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先生惶懼據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金科秘於玄都汝何敢輒藏緗帙先生對曰青溪之老傳授老人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受度期展四年二紀數也先生化後有人過海爲風飄蕩忽見葉舟自天末來乃先生也且曰君涉險何至此此洋海之東十萬里也借子迅風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飛羽覺風

老而過明日果至登州

王執

道士王執者字洪範臨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騎常侍少府卿度支尚書大父鉅梁簡文太子洗馬招遠將軍父瑜陳著作郎鄱陽王常

侍執年二十歲事法主王遠知執中瓶之禮凡十六年每座下聽道德西昇靈寶高華諸經退席爲人曲講又摹寫上清真法洞玄洞神符圖秘寶封於石室以鎮山嶽餌木食松積有日矣齋講傳授有所得惟造像周急爲先唐太宗知其名常咨訪道要高宗乾封二年十一月旦謂門人曰吾昨夜夢三人羽衣執簡前曰華陽天官用師爲神仙主者兼知校領省官吾昔在桐栢山已感斯夢辭不獲今乃復然殆將去矣戒門人修道之要經書秘訣各有所付至八日沐浴衣冠翌日坐笏而化及就櫬但空衣結帶而已春秋八十八河南于信之刻石于華陽洞

潘師正

潘師正者字子真貝州宗城人祖居常周楚州刺史父寔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師正始生有光鄰母善骨法謂此兒不仙即貴及能言授六經皆通且曰此書外有過此者乎母曰惟道德五千文爾遂誦之及母病將危謂師正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

何恨哉然汝尚幼不免爲吾念師正泣血捧母手曰若天奪慈顏某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毀滅非盡終始之孝也師正殞絕良久曰忍死強生當絕粒從道庶憑真教以爲津梁母摩其頂勉之既葬廬於墓以孝聞隋煬帝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見而器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茅山王遠知爲煬帝所重每詔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慶愛道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相從然成就功道非遠知不可遠知既見忻然謂愛道曰今日復有潘仙吾教之幸也由是隸道士籍授三洞隱訣真文未幾遠知請還茅山師正侍行渡揚子江飲穢水痢下如凝脂遂夢見一人衣冠皓鮮乘空而下授白藥一粒飲之及寤而愈既至遠知謂曰吾雖欲留汝於此而嵩陽乃汝修真之地當亟還也於是與劉愛道合居雙泉頂間二十餘年復廬於道遙谷食飲惟青松澗水而已洗心忘形與草木俱所修經法有太清之道三中真之道六下真之道八唐高宗幸東都召見請作符書辭不解復問山中

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須此山中不乏矣帝異之遂莫留即其廬作崇唐觀父奉天官又敕其道遙谷作門南曰倦遊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調露初高宗狩嵩嶽以車與迎師正入嵩陽觀問道復遂至道遙谷見群荔繩牀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惟有兩大瓢問何所用對曰臣有青餈飯昔西城王君以南燭為之服食得道既還都命使江東遠青餈飯以賜之每于詔撫問皆具弟子姓名咨白而法服香燭金帛繼奉不絕其感遇之感如此謂弟子曰吾實無用天恩濫加為道士衣皆上之所賜復處以崇構興動土工屠害草木驚擾禽獸吾罪人也必招冥譴汝等少年學道當求深山窮谷絕迹之處則無累矣上在洛陽又詔許不獲遂館於天苑遠還山帝以詩送永淳元年正月一日谷之東巖忽有蕭管空歌之音弟子來白先生曰吾無所聞汝勿為名以眩俗也忽謂弟子韓文禮曰為吾造石室於北巖之下夏末嘗遷居文禮未忍為而促之不

已白曰北巖通靈嶽可乎曰吾居此五十餘年降真者三語要者七各能精一當自知之至六月十四日索沐浴書符置湯中云終身淨也翌日將旦聞猿鶴悲鳴徘徊不去至晚聞石室未成則曰果不濟吾用遠云去文禮問何去曰泰山檢校功德至十六日後曰石室未成權作瓦屋以冀我無改衣服後百日遷石室中是日雲氣覆庭異香滿室須臾解化年九十八詔贈太中大夫諡曰體玄先生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真韜真練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凡八人並皆殊秀然矯姿風態渺映雲松者有章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真皆與訓瑤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侍矣時陳子昂作頌

司馬承禎

陳子昂廬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為仙宗十友唐宗復命其兄承禎就之詔曰鍊師德超河上道遙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寶位久藉徽猷雖先帝丕圖翹心蓄缺軒皇御曆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坊此顧朝欽夕佇遠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慮鍊師嘉遯故令梓往願與同來披遂不延先此毋慮既至引入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賜寶琴霞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常恒徐彥坦總而為之序曰白雲記後復遣使迎至京師親授符籙賞賜甚厚每因辭請歸廬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

復周瑯琊公司馬喬玄孫名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殺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速汝四世矣久之辭几席編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為衆妙臺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

六

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鍊金籙，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白霄鐫合象鑑，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韋浩至所居，按金錄設祠，厚賜上封。泰山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降

雨，為國之望。然靈仙所隱，別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別立仙官廟。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窺，蹣躅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者，弟子七十餘人，忽曰：吾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全為東海小青童。

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魏弟子葵其衣冠，高時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帝親文其碑，韋渠牟作傳，嘗撰修真秘旨，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行於世。

臣道一曰：司馬承禎，藐視軒裳，棲身洞府，心地之高邁，學問之淵源，不易及也。其答唐睿宗之問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悉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此誠得太上之深旨。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即此義也。

李含光

晉陵人也。弘孝威家，本淳儒。州里號真隱先。生後避唐敬宗諱，改為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篤好道學，雖處暗室，如對君父。然人見之，神色皆欽。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正一先生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具玉清之客也，抱虛無而行功，則其道不窮。託幽阜而滅迹，則於德亦淺。承教雖遠。

宜先敬人。含光既稟真訓，乃忘情於身，周急於物，每啓章奏，則齋心潔已，未始少怠。唐明皇召見，問理化對曰：道德經者，君王之師也。昔漢文帝行之，躋民於仁壽之域，又問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輕舉者，公中之私也。雖見其私，亦聖人之存教。若求生徇欲，類於繁風，不亦難乎？帝嘉之，優禮以待。未幾，以疾辭東歸。句曲詔為紫陽觀，以居之。帝受揚許真經，請為師，復以疾不赴。遂於大同殿具詞，遣請加號。文靖先生手詔，屢降給奉，相續嘗撰仙學傳及論三玄異同，并本草音義，又詔補楊真人手迹。數紙，代宗大曆四年十一月，謂弟子韋景昭孟湛然曰：吾將順化，有頃，顏色怡然，而往。於是祥雲降芝草，生享年八十七。

歷世真僊體道通鑒卷之二十五